



高邮炕房与汪曾祺《鸡鸭名家》

□ 姚维儒

高邮是个水乡,水域面积为788平方公里,占总面积的40.1%。其中高邮湖的水域面积占了很大的比例。湖西和下河的河沟港汊密布,出细鱼细虾,是个适于养鸭的地方,养鸭遍及湖西和下河的每个村庄,由此也造就了许多养鸭能人,成就了高邮鸭蛋的名声,并催生了蛋行、炕房、鸭行这些行业。当然,炕房除了炕小鸭,更多的是炕小鸡,还有小鸭。

据99岁老人阎世俊回忆,解放前后的高邮县城,炕房(坊)就有10家。主要分布在东大街和庙巷口一带,因这两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,毗邻河流,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。城里没有。南门外主要是陆成行、粮行和鱼行。这些炕房分别是:老御马头北边的绪元泰,老板是绪开甲;搭狗桥附近有两家,一个是杨裕泰,老板是杨开山,一个是同和,四个人合的股,他们分别是金永林、毛桂生、俞成龙和郭元领;草巷口有3家,一个是万泰,老板是刘元涛、刘元海弟兄俩,一个是蒋同兴,老板是蒋兆顺,另一个则是俞源泰,老板是俞松林;大淖河边的炕房叫永和,老板是戴礼;北窑庄有一家叫茂盛,老板是李桃山;人民桥的一家叫源和,三个老板分别是俞松海、郭有福和朱龙顺;窑巷口靠滑石巷的叫顺和,老板叫俞松才。这些炕房简称为“四和四泰”,外加茂盛和同兴。这10家炕房论资格和规模当数俞源泰,同和、永和同和这3家起步相对较迟。当时四和元镇也有炕房。炕房从清明开始出炕,一共出16趟,4天一趟,头5趟的早鸭蛋一般会销售到镇江句容等江南地区,中间5趟在高邮本地销售,后6趟会销售到里下河的兴化和泰州一带,炕房炕到6月份就歇炕了。俞源泰每季炕小鸡20万只,鸭子12万只,鹅子万把只,其他炕房的产量明显低于俞源泰,绪元泰和蒋同兴只炕小鸭,鸭蛋重点在湖西,高邮县城的炕房一季要出炕家禽250万只以上。

我家虽说在城上,也养过鸡鸭鹅,那是受邻居饲养的连锁效应,买十几只回来当宠物养,家前屋后就这么散养着,它们曾经给我的童年带来过乐趣。我小时候东大街上的炕房已经不叫俞源泰,属于食品公

司的下属,至今大淖巷尚存一板专门用来照蛋、开有8个小窗户的山墙。我们靠近炕坊也有许多便利,可以买到低价的哑蛋和“鸡喜子”。我下放的生产队,每年都会放养一大趟鸭子,家家户户都是鸡鸭成群,它们是农民的“钱袋子”。

炕房,催化生命的产床,也充满着神秘。在柘垛,我曾去炕房参观过。炕房师傅拿一只手电筒照一只鹅蛋,看到了小雏鹅,蜷缩在蛋壳里,透明的毛细血管纤细若丝。我把一只橙黄的小鹅托在手心,像只玩具。小家伙刚从蛋壳里出来,茸毛湿漉漉的,两只小腿站也站不稳。

《鸡鸭名家》是汪曾祺早期创作的一篇小说。小说主要写了余老五和陆长庚两个人物,表现了作者对大千世界的欣赏,以及对普通人的关心和尊重。小说不是写能人的嚣张,而是写能人的闲适和惬意,将能人的那种归属感进行了一番美妙的描述。

余大房炕房的余老五悠闲得很,每天擎着他的“其大无比,细润发光的紫砂茶壶”到处闲逛,为什么呢?因为余老五有本事呗。他是一个炕房师傅,每年清明前后炕小鸡时就该大显身手了。余老五炕小鸡的场面是极其庄严肃重的。他自掌炕以来,从未误过一回事,同行中无不赞叹佩服,也使余大房的声誉得以充分的提升。

《鸡鸭名家》里面的人物都是有生活原型的。“高高大大,广额方颧,一腮帮白胡茬”的余老五是谁?文中写他“是余大房炕房的师傅,他虽然也姓余,炕房可不是他开的,虽然他是这个炕房里顶重要的一个人”。其实,余大炕房的老板是儿子余松林,大师傅余老五则是父亲余登仁,而非文中所说:“老板和他同宗,但已经出了五服,他们之间只有东伙缘分,不讲亲戚面情。”

据阎世俊说,汪曾祺笔下的余大房写的是草巷口6号的俞源泰炕房,《鸡鸭名家》里的余老五原型便是余登仁。余登仁弟兄两个,弟弟余登义也是炕房师傅。余登仁炕房手艺堪称一绝,俞源泰炕房的规模在东大街也首屈一指。为什么汪曾祺在文中称余登仁为余老五呢?余登仁在家虽排行老大,但与人拜把兄弟则排行老五,余老五就这么喊

出名了。阎世俊16岁即进余元泰学徒,解放前夕,余松林外逃,俞源泰渐衰,阎世俊于1953年成了俊成蛋行的老板。

阎世俊说余登仁块头大,嗓门大,好喝酒,爱管闲事,不论是哪两家闹纠纷,吃“讲茶”评理,都有他一份。凭他的魁梧长相和他做炕房的一绝手艺,就足以威震慑住人。余登仁善交朋友,光把弟兄就有11个。排行老大的是毛唤春,他排行老五,另外有开茶馆的刘长松、胡殿奎和马太昌,开肉案的唐家老大唐仁余,开草行的毛德隆,开蛋行的叶万财,开砖瓦行的陈塔根,开鸭行的郭兆林和万泰炕房的师傅刘二瞎子(与三圣庵指南和尚弟兄)等。每年泰山庙会,这11位把弟兄都会扮演太監,穿一式的衣服出迎主要街道。

《鸡鸭名家》中还写了另外一个不走运的能人——陆长庚。陆长庚是养鸭的,一生不得志,所以有点潦倒颓废。他“瘦瘦小小,目光精利,一小撮山羊胡子,头老是微微扬起,眼角带着一丝嘲讽痕迹,行动敏捷,不象是六十开外的人”。他是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把手,浑号陆鸭,说他跟鸭子能通话,他自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老鸭。

据阎世俊说,大淖一带及其周边并没有陆长庚这个人,汪曾祺笔下陆长庚的原型应该是来自于陆家舍的郭兆林。郭兆林可是这一带的放鸭高手,没有之一。他因左手有残疾,人称“郭侉(音)爪子”。他家就住在淖东边窑巷口土地庙附近,他的儿子郭元顶也是放鸭高手,放鸭本领比父亲还要高一个指头,那时赶鸭子过淖过江的都会找到他家,他的女儿也有放鸭的巾帼气概,郭家真不愧是“放鸭世家”。郭兆林家在大淖的东边有一个大塘(与大淖隔一个窑巷口,目前与北澄子河相连),常年圈养着上千只鸭子。郭家是正儿八经的鸭行。

汪曾祺《大淖记事》中曾描写炕房:“绿柳丛中,露出雪白的粉墙,黑漆大书四个字‘鸡鸭炕房’,非常显眼……不时有人从门里挑出一副很大的扁圆的竹笼,笼口络着绳网,里面是松花黄的,毛茸茸,挨挨挤挤,啾啾乱叫的小鸡小鸭。”汪曾祺笔下写着“鸡鸭炕房”的山墙正是永和炕坊戴礼家的东山头。我下放农村来去在大淖乘船,还见到“鸡鸭炕房”这四个斑驳大字,现在仍然能认出这个写过黑漆大字的山墙。逝去岁月的痕迹,时不时地总会撩起人们的记忆。

芦苇青青

□ 高耀光

后留下一道笔直的波痕。外圩的对岸就是青葱无际的芦苇荡,大圩上树木葱茏,百草丰茂,早蝉在高大的楝树上鸣叫,蝴蝶在花间翻飞,昆虫在树林里舞动。太阳西沉,船艄和船舱里全是那位同学的猪草。她是锄猪草的能手,尤其是善用镰刀,那寒光闪闪的锋利的勾刀,在她手上运用得炉火纯青。茎干高的不必说,就是那匍匐在地上的巴根草,一刀下去能成片地连根带土取上来,嫩头猪吃,根做肥料,一举两得。

五六月,故乡渐渐进入汛期,河水漫上部分荡滩,形成无数个大小不等的池塘沼泽,那里是鱼虾等水族繁衍的天堂,此时正是人们用罩网又捕取的好时节,但那是大人们的事,我们则可以结伴去捡拾螺蛳,或捞取小鱼小虾。芦苇已脱落得亭亭玉立,在风中摇曳,苇叶恣意地舒展,微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们赤脚穿上裤腿,拨开芦苇丛,走进一方水塘。阳光下清澈的池塘里,小鱼在游动,硕大的田螺打开坚硬

的盖甲,在水中慵懒地将肥美的肉身伸展开来,贪婪地晒着太阳。它们自以为有这片芦苇的庇护,却不料成了我们的囊中物。

端午节快到了,芦苇荡里又迎来打粽箬的人潮。苇叶硕大鲜嫩才是上品,这样的苇叶据说只有大葛庄那里有,但大葛庄在芦苇深处,被芦苇重重包围,有好远的路程,荡深苇密,大人是不让我们这些孩子跟着的,碍事又危险,于是我们只能望荡兴叹。大葛庄却深深地吸引着我,这不仅有关粽箬,更是因为那里曾是敌后的根据地。听长辈说,抗战时期,新四军就出没在这茂密的芦苇荡里开展游击战,打得日本鬼子抱头鼠窜;解放战争时期,大军北撤,留下来的党的地方干部就藏身在大葛庄附近,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它成了一块圣地,心中向往,很想实地探访,却一直未能如愿。多少年后一次驱车在安大路上,弟弟指着一处村庄说那就是大葛庄,我很诧异,一座裸露在天空下的几户人家的村庄,没有任何的遮挡,甚至连一棵像样的大树都没有,它何以能隐藏住一支部队?接着我便释然,天下太平几十年,经济建设已使苇荡变农田、变鱼塘虾塘……

当今,上班之余兼个职,或找点小事做做,赚点小钱,叫“家庭创收”;几十年前的农村,还是大集体时代,农民出工之余(学生放学、放假之后)在家里做些手工活儿,或做些其它能赚点小钱的事,则叫“做家庭副业”。

我很小年纪就参与做家庭副业了。记得九岁那年,供销社收购草绳,两个姐姐为给家里赚点打酱油、买火柴的零花钱,就搓绳卖给供销社。晚饭之后,在昏黄的油灯下,姐姐们取出齐头糯稻草,喷上少量的水,放在木头墩子上,大姐用木榔头对着干草(生草)使劲地捶打,二姐配合着转动干草。捶熟了的草,软绵、有韧劲,不硌手,且便于搓制。两个姐姐各自坐在小板凳上,面前放着一捆熟草,起头搓绳——将适量的熟草(约八根左右)分为两半,在两只手掌里搓着,适时添插上一两根草,以保证绳子外观平顺、粗细均匀。成型的草绳在她们的手掌里一寸一寸地延伸,她们不时将压在屁股下面的绳子一截一截地向后拖拽,绳子在身后一圈一圈地堆成一小摊、一大摊……

看着姐姐们搓绳,觉得好玩,也吵闹着要搓,姐姐就手把手地教我搓。我很快便学会了,像模像样地搓出绳子来,虽不及姐姐们搓得好、搓得快,但还是得到姐姐和父母的夸赞。一个晚上三两个小时左右,我也能搓个好几斤绳子。那一次,前后个把月,姐弟三人搓的草绳共计卖了三十多块钱,大部分上缴到母亲那儿之后,属于奖励的那一小部分,姐姐给了我一块钱,我买了文具盒和其它学习用品。

大约是在搓绳卖钱那年前后,大姐还带着我打过榆树种子,晒干了之后卖到土产收购站。稍大些后,我知道了榆树种子的学名叫“榆钱”,于是,我用“圆圆的黄白色的榆树种子长得像个钱币”“榆树种子可以卖钱”的通俗概念,加深了对“榆钱”的记忆和理解。

十四五岁的时候,每到粽叶飘香的季节,我便和小伙伴们在放学后或星期天,去白马庙草荡打粽箬。芦苇丛里密不透风,烈日当头,上烤下蒸,酷热难忍,且蚊虫成群,蛇蝎出没。但是,为了抓住那十来天时间,多打些粽叶卖钱,我

“匹夫而为百世师,一言而为天下法。”“文起八代之衰,而道济天下之溺;忠犯人主之怒,而勇夺三军之帅。”这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轼的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。碑文高度赞扬了韩愈的道德、文章和政绩。深秋时节,我有幸访潮州韩文公祠。

坐落在韩江东岸、笔架山西麓的韩文公祠古朴庄重,清幽宁静,树木成林,楼台亭阁众多。门楣上周培源书写的“百代文宗”金色大字匾额醒目耀眼,两侧圆石柱上刻一副楹联:“辟佛累千言,雪冷蓝关,从此儒风开海峤;到官才八月,潮平鳄渚,于今香火遍瀛洲。”楹联表达了后人对韩愈的颂扬和尊崇。我面色凝重地默诵着,内心闪烁着景仰之情。

当年的潮州可是蛮荒之地,毒雾瘴气,且有鳄鱼出没。仗义直言的他因上《谏迎佛骨表》得罪当朝皇帝,被贬八千里之外的潮州任刺史后,不是一蹶不振,而是勤政廉政。他十分关心百姓的疾苦,赍放奴婢,与家人团圆;修堤凿渠,发展农桑;针对恶溪(韩江)时有鳄鱼伤人,特作《祭鳄鱼文》,只用了不足一个月的时间就驱赶了鳄鱼。

古朴沧桑的祠堂内,前来探访的人络绎不绝。四周的墙壁上有碑刻近40幅,字形各异,内容丰富。正堂南墙下为苏轼的《潮州韩

做家庭副业

□ 赵旭东

劲头十足,没有丝毫的畏惧和退缩。从荡里打回来的粽箬,先放在河边的大桶里,用清水养着保鲜。然后,在赶集的前一天晚上,将粽叶一片片叠齐、理好,鲜嫩宽大的叶片放在外层,分成二至三斤一小把。第二天,挑着一担粽叶,带上小秤,到吴堡集市上出售。早晨,每斤粽叶可以卖到一角钱一斤;到小中时候(十点钟左右),赶集的人流逐渐稀少,每斤只能卖五六分钱;临近散集,看着箩筐里还没卖完的粽叶,很是着急,四分钱一斤也卖;实在卖不完了,就饿着肚子,走村串户,沿路叫卖、兜售。就是这样,一个端午季,能卖上二三百斤粽箬,赚个头二十块钱。母亲与我有约在先,卖粽箬的收益全归我支配。当然,我也不会瞎花钱的,还是用在购买学习用品、午餐代伙费等必需的开销上。我上高中的黄色帆布书包、白色跑鞋,还有我穿的第一双尼龙袜子,就是用卖粽箬的钱买的。

几十年前,我们家饲养生猪,这也属家庭副业。猪肥了,可以出圈了,卖给供销社,是一笔可观的收入;猪脚肥是上好的有机肥,卖给生产队喂庄稼,也是家中不可小觑的一笔收入。每天放学后,或是周日、假期的早晚(白天要参加生产队里劳动),母亲总是督促我们姐弟去割猪草、打树叶给猪吃,还要我们割杂草、捞水草、抹树叶,用来与河泥搅拌,搪猪脚肥。这些活儿成为我少年时期除了上学、参加生产队劳动以外的“必修课”。养猪、积肥,家里的经济就相对宽裕得多。母亲常常激励我们:现在多吃点苦,卖猪了,打肉给你们吃;过年了,给你们买新衣服。母亲的说词朴实、真诚,我理解母亲,那是希望她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具有热爱劳动的素养、自食其力的本领、勤劳致富的意识。

往事如烟,岁月如流。少年时所做的那些赚点小钱的事儿,叫“副业”也好,叫“创收”也好,都已成为过去。对我而言,回首少年,辛苦过、获得过、快乐过,今生值得。

访韩文公祠

□ 高晓春

文公庙碑),我目睹碑文,陷入沉思。大文豪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贬黄州,他并不沉沦颓废,自怨自艾,而是披一蓑烟雨,创作了《前、后赤壁赋》,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成为宋词的巅峰之作。被贬黄州的苏轼一定体悟到200年前被贬潮州的韩愈的境遇,他把人生的坎坷和命运的不公,视作“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从祠堂出来,便是用以纪念韩愈的橡木园。据说当年韩愈亲手种植的橡木早已枯死,后人从他的家乡河南寻来种子,栽种于此。当地家长习惯在阳春三月橡木开花时,带着孩子来树下祈祷,以期高中。已然深秋,有些许橡木落叶,可橡木林仍一片青葱。徜徉其中,遥想韩愈当年,为了让更多的潮州人读书,勤俭节约,还将自己俸禄用于办学堂,使潮州这蛮荒之地多了琅琅书声。

夕阳西下,我缓步熙熙攘攘的广济桥,回眸渐行渐远的韩文公祠,凝望波光粼粼的韩江水,心绪难平。蓦然想起韩愈的话,有一种振聋发聩之感:“业精于勤荒于嬉,行成于思毁于随。”